

书

画

情

缘

洪家书画收藏选

洪丕谟 编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画情缘：洪家书画收藏选 / 洪丕谟编.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3

ISBN 7-5322-3844-X

I. 书... II. 洪...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近代③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④中国画-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0973号

书画情缘——洪家书画收藏选

编 著：洪丕谟

责任编辑：薛建华 黄 淳

封面设计：霍小旦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 × 1194 1/16 印张：6

版 次：200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3月第1次

印 数：0001-2550

书 号：ISBN 7-5322-3844-X/J · 3566

定 价：45.00元

书
画
情
缘

洪家书画收藏选

洪不谟 编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清朝王羲之——梅调鼎

清朝末年，我国书坛上出了一个大书法家，那就是我父亲的外祖父，被东瀛书法研究人士誉为清朝王羲之的梅调鼎。

在生命的历程上，梅调鼎生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从1839年诞生到1906年谢世，按中国习俗算，享年68岁。他字友竹，号赧翁，浙江慈溪人。年轻时，曾补博士弟子员，后来因为“书法不中程见黜，不得与省试”，使他感到既惭愧，又气愤，便从此发愤学习书法，并且绝意仕进。后来在钱庄里当名司账，以布衣而终其一生。

据说，梅调鼎学习书法非常刻苦而有恒心，他每天清早起来，便悬腕中锋，高高地执着笔管的顶端，用长锋羊毫来练字，等到写完了一定的功课，然后再吃早饭。就这样，不间断地一直坚持了几十年。他“早年的字，写得既漂亮又朴素，像年轻的农村姑娘，不施脂粉，自然美好”（邓散木语），以王羲之父子为宗，旁及诸家。中年后开始掺入欧阳询、李北海法，变圆为方，笔力拗拔。晚年又潜心北碑，尤得力于《张猛龙碑》和《龙门二十品》，笔势转为沉雄剽悍。

半个多世纪以前，宁波著名古刹阿育王寺“天王殿”殿额和殿前的三副长联，就都出自梅调鼎之手。三副长联的句子分别是：（1）“胜地涌灵光，烛彼尘世大千，非山非水；浮图开法界，入我佛门平等，无圣无凡”；（2）“阿育造浮图，其数四万八千，惟斯独著；萨诃求设利，已历一十二代，仰此常灵”；（3）“左瓔珞，右宝幢，东浙仰禅宗，是处法门不二；松放光，龙护法，南州宗佛教，个中妙谛宜参”。联语字大径尺，用笔含蓄停匀，纯用篆势，无起止痕迹，结体与《瘞鹤铭》相近，末署“宝林何从新撰句，慈溪梅调鼎敬书”。说到写殿额，另有一段故事：一次，阿育王寺翻修天王殿，寺僧请来梅调鼎款待食宿，准备请他重新书写殿额。在书写的酝酿过程中，梅调鼎天天



梅调鼎（1839~1906）八言行书对联（172×35cm）×2

此对联在19世纪末，由梅调鼎书赠女婿洪益三，也就是洪丕谟的祖父，至今已经历祖孙三代，100多年了。



梅调鼎 (1839 ~ 1906)

七言行书对联 (150 × 32cm) × 2

此为梅调鼎书赠女婿洪益三的对联，保存到现在已经经历三代，历时一个多世纪。

跑到宁波的另一古刹天童寺，观看彼处天王殿的殿额，以便从中取法。天童寺天王殿的殿额为密云和尚所写，当时名震书坛的大书法家董其昌为之倾倒不已。梅调鼎这样一连看了好几天，才动笔去写，然而一连写了好几十张，总是不满意。没奈何，最后只得差人去天童寺，把密云和尚所写天王殿额勾摹下来，照样复制。打这以后，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的天王殿殿额，便完全一样了。从这里，梅调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多么可贵的谦虚精神，和对书法艺术所抱的严肃态度！由于世事沧桑，复经十年动乱，故而笔者在撰文时曾特意去信与阿育王寺文物保管所谢长愚先生联系，后承回信，得知天王殿殿额虽然已由赵朴初先生重写，但长联却依然无恙，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其后又承告知，据阿育王寺方丈回忆，原先寺中“梅调鼎作品甚多，解放前方太室遭回禄，惜名人书画，付之一炬”，则又深堪惋惜。

至于说到梅调鼎的为人，邓散木在50年代《新民晚报》上曾撰文说，他“脾气古怪，对谈得投机的人会娓娓地谈个不停，对谈不投机的人就终席不发一言。他在慈溪一带颇有书名，凡士大夫达官贵人求他墨宝，一概拒绝不写，有时大发脾气，把介绍人骂回去，而僧道商贩请他写字，他却来者不拒。这种作风，颇有些像乾嘉时的郑板桥”。一次，有人出重金请他写一落款为“少荃公台大人之属”的条幅，当他察觉到来人想拿他的字去拍李鸿章马屁时，便借口“字有酒气”，佯醉着把它撕了。

关于他作品的艺术价值，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有过“三百年来所无”之叹，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原载《东方杂志》）一文中亦认为：“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恐怕清代260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可谓推崇备至。回想起1983年秋末冬初在绍兴召开的全国书学理论交流会上，沙孟海老和我一起分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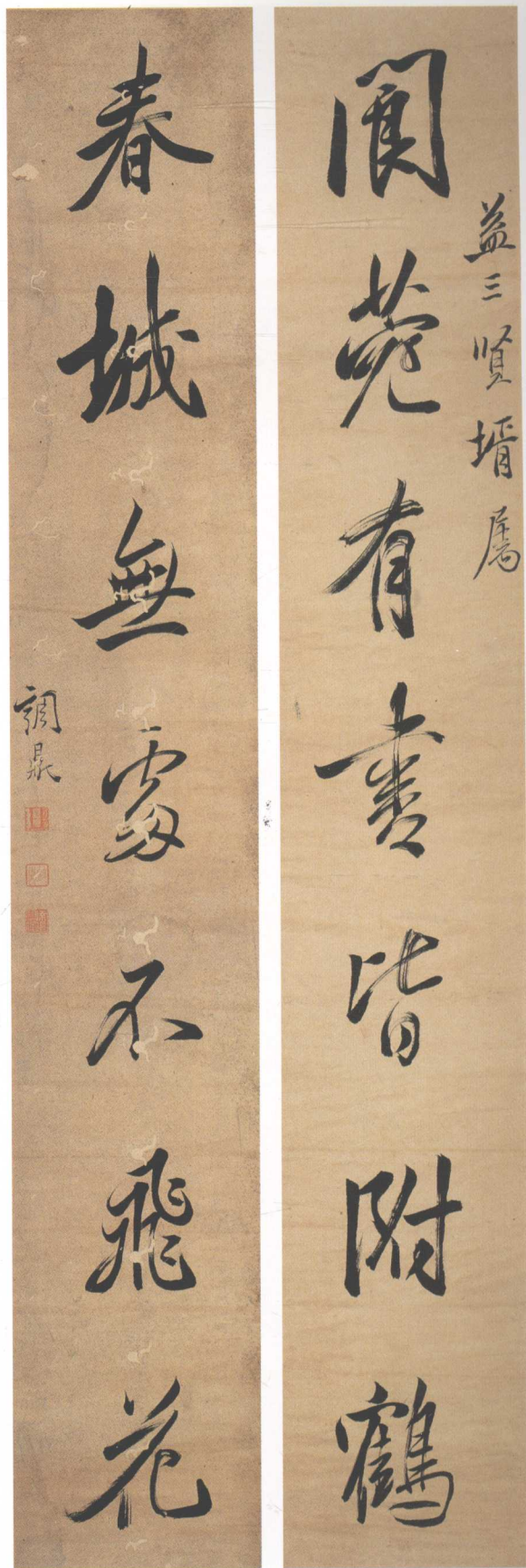
史组”。由于沙老知道我和梅调鼎的关系，所以还特地移席和我叙谈呢！其作品流传，东瀛之外，还远涉重洋，为美国亨利尔等美术馆所珍藏。

在学书心得上，梅调鼎认为，用笔之妙，在于“圆”、“断”两字。所谓“圆”，是说笔毫在行经字的转弯抹角处要圆转流畅，毫不勉强；所谓“断”，是说用笔要在意连的基础上笔断开，干净利落，交待清楚。此外，他还主张“作业不在多而在于精，每日当以大笔悬腕作小楷百字”，认为这样有利于小字笔势的展开。得其衣钵之传的，有弟子钱罕字太希等人。

大概在他逝世后的30年代，李光业先生曾选取其部分精品，先后影印成《赧翁集锦》和《梅赧翁手书山谷梅花诗真迹》两种，除了送人以外，由当时上海三马路千顷堂书局和宁波日升街汲绶书局经销。由于两书印数不多，今已较难见到。回忆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孙祖白一起去沈柔坚家，听他说起前不久曾在广州古旧书店购得《赧翁集锦》一册，并且喜形于色，很是高兴，足以见其作品是如何动人心曲了。

书法之外，梅调鼎还擅长作诗，精通经书，所以《赧翁小传》总结说：“翁非仅以书法擅长也，人品卓然，逸民之列。其读经亦精审绝伦，凡六经之奇词奥句，经翁曼声讽诵，怡然理顺。翁又能诗，喜为质直朴塞之言。此其余事，乃见掩于书名不著也。”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他的诗作，有《惜妓篇》、《题寒江独钓图》等。

此外，梅调鼎还喜爱欣赏名茶，并爱屋及乌，对于宜兴紫砂茶壶的制作和题铭，也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他一生为各种式样的宜兴紫砂茶壶制铭不下百余种，并一一为之亲笔书写，然后再分别由山农等人烧铸到壶身上去。如为秤砣形“秦权”紫砂壶所题的“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以及其他所题如“月白风清良夜，心投意合主宾。九十百年容易，此情此景难频”等，都是极为清新可诵的。欣赏他那超妙入神的书法和短小隽永的壶铭，使人们在品茗的同时妙趣横生。经他题铭的各种式样宜人的宜兴紫砂茶壶，早已成为极为珍贵的艺术珍品了。据我所见，国画界前辈唐云就珍藏了梅调鼎设计制铭的各式砂壶十几把。可惜我家除了他的一些墨迹和两册壶铭稿本，对于紫砂茶壶，今已一无所藏了。



梅调鼎（1839~1906）

行书七言对联

（132 × 21.5cm）× 2

此为曾外祖梅调鼎书赠祖父洪益三联，书笔翩翩，颇多可观。

随分且为今日事

益三賢婿為客滬上廿餘年人皆謂其忠信謹厚其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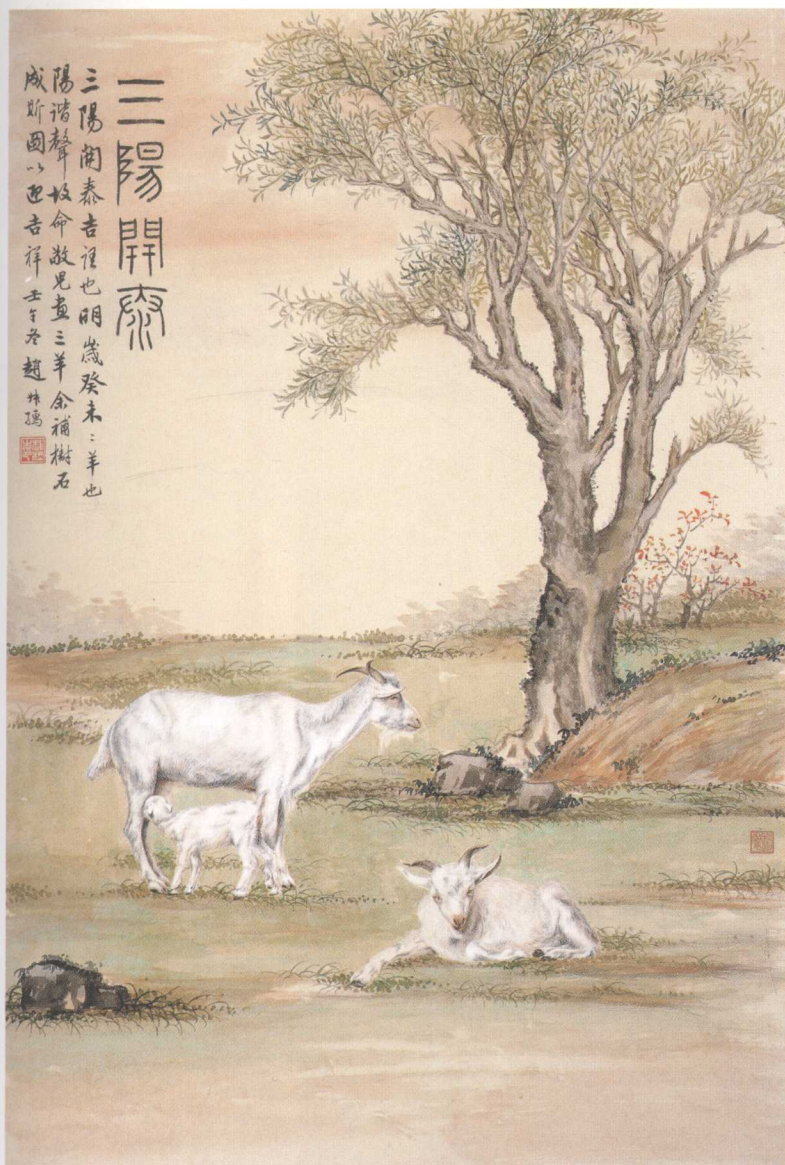
事接物之際座幾無憾矣余以為承先啓後尤在讀書日書

此聽一與之一勉之也時

得閒還讀古人書

光緒二十三年 正月十三日梅調鼎書於滬上寓舍并誌

梅调鼎 (1839 ~ 1906)
七言行书对联 (121 x 21cm) x 2
“随分且为今日事，得闲还读古人书。”
此为梅调鼎写给女婿洪益三，勉其好好读书之联，以见岳丈对于女婿的关爱。



赵叔孺 (1874 ~ 1945)

三羊开泰 71 × 47cm

此为赵叔孺于1942年(壬午)冬天,为迎接1943年(癸未)羊年与儿子赵敬予合画的一幅吉祥图直幅。

吴徵 (1878 ~ 1949)

洁庐图山水横幅 31 × 60cm

此为1941年辛巳年尾,吴徵应家父之请而画赠的水墨山水精品。





溪上好鹅
宿相呼雪一
岸柳根垂水
暖
未泛杏花空
甲申秋
赵
井
瑞

赵叔孺 (1874 ~ 1945)
溪上好鹅图 100 × 49cm

此图作于1944年甲申，
保存至今已经60周年。

得
名
書
畫
謹
收
藏

書
井
瑞
趙
井
瑞

有
古
尊
彝
常
保
用

潔
求
仁
弟
屬
士

赵叔孺 (1874 ~ 1945)
七言行书对联 (132 × 21cm) × 2
此为赵叔孺写给他弟子，也就是我
父亲洪洁求的一副对联。意在勉其好好收
藏保用字画古玩。



赵叔孺（1874~1945）《络纬秋声》、《行书》双面成扇
此为赵叔孺应家父之请而精心创作之扇，为赵叔孺平生书画扇中之上乘精品。



赵叔孺 (1874 ~ 1945) 《秋塘清逸图》、《泥金行草书》双面成扇
 此为叔孺先生应先父洪洁求之请而创作的书画扇。



赵叔孺 (1874~1945) 菱塘蛙跳泥金扇画
 此为赵叔孺画给先父洪洁求的折扇，至今保存如新。

张原炜 行书成扇
 此为《菱塘蛙跳》成扇的背面，由浙江慈溪乡贤张原炜书赠“洁求三弟”之作。





江寒汀
(1903~1963)

江寒汀花鸟册 4幅

28 × 37cm

此为江寒汀作客先父洪洁求成都路寓时所绘尺页，由于此为即兴游戏之作，故未落款。其中《石榴》、《游鱼》“寒汀”白文印章上的“江先生”、“寒汀”两字，为先父所补。由于此册页记载了先父和江寒汀的友谊，故而弥足珍贵。



紅裳凝露豔
綠蓋舞風輕
辛巳夏六月抑非畫

陆抑非（1908~1997）
花禽册页4幅
28 × 37cm

此为1941年（辛巳），陆抑非走访家父，在成都路修德里寓所陆续画成，记载了抑非先生与家父的情谊，所以弥足珍贵。